

二神父

斯列马茨著



0560829

47.44
52.09

二 神 父

〔南斯拉夫〕斯·斯列马茨著

李 国 海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STEVAN SREMAC
POP ĆIRA I POP SPIRA

根据俄译本 СТЕВАН СРБМАЦ «ПОП ЧИРА И
ПОП СПИР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7)
转译。

二 神 父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27,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2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0

书号 10205·93

定价 0.96元

出版说明

斯特凡·斯列马茨(1855—1906)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塞尔维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他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信奉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体制是塞尔维亚理想的国体,因而他早期的短篇历史小说带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论就其对史实的阐述或艺术表现力来说,都不够成熟。同时,斯列马茨作为十九世纪末叶奥布廉诺维奇专制王朝的主要支柱之一——自由党的积极活动家,他反对民主运动,维护宗法社会,所以他早期的政治讽刺作品也是不成功的。

斯列马茨在文学上的真正成就在于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从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六年,他写了大约三十种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伊伏科的荣誉》(1895)、《二神父》(1898)、《乌卡丁》(1903)和《佐娜·山菲罗娃》(1903)最为出色。这些名篇佳作使斯列马茨获得了“南斯拉夫古典文学中卓越的现实主义者与幽默作家”^①的美誉。

① 斯列马茨的同人、塞尔维亚著名文学评论家约万·斯克列利奇(1877—1914)曾这样评价他。

斯列马茨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幽默艺术天才最充分地表现在《二神父》这部小说里。

《二神父》以作者的故乡伏伊伏丁那为背景，以一个民间传说为依据，所写的是两个同村的神父家庭之间由和睦相处到互争女婿、结仇斗殴、丑态百出的滑稽可笑的故事。斯列马茨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本来不想嘲笑神职人员，抨击宗教，但在他幽默嘲讽的现实主义笔锋下，书中的两个神父，一个成了“贪嘴神父”，另一个成了“钱袋神父”，这些在乡里百姓面前貌似温文尔雅、一本正经的上帝代表，实际上只不过是贪图口腹之乐、一心惦着自己的家业和升迁、想方设法找个阔女婿的鼠目寸光的庸人；而他们的妻子——两位神父太太，更是成天互相斗小心眼，以报复泄愤为乐事。作者对于浅薄的冒牌“欧化”教育，对于用来炫耀富裕与“文明”的俗气的家庭摆设，以及矫揉造作、嗲声嗲气的小姐派头等小市民情趣统统加以无情的讽刺。同时他却怀着深切的同情与爱怜，描写了斯皮拉神父的女儿尤拉姑娘勤劳善良的品德与纯洁的爱情，从而更鲜明地衬托出二神父家的其他成员的渺小可笑。

斯列马茨非常熟悉他的故乡伏伊伏丁那，在小说中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风习、农村各类人物连同他们特有的语言，都作了广泛而生动的描绘。

本书是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俄译本转译的，书名原为《契拉神父与斯皮拉神父》。

编者 一九八一年二月

目 次

出版说明 1

第 一 章 本章说的是巴纳特省一个村庄的两个神父、两个神父太太和两个神父女儿的故事。这个村庄的教徒是那么虔诚，以致甘愿在马拉磨坊里白给神父磨面粉。..... 1

第 二 章 这一章书里故事正文渐渐开始，也可说是第一章的续篇。.....21

第 三 章 本章让读者相信梦是该信的，占梦书应该买来一读。虽说有学问的人不相信梦，但一切正如神父太太席达所梦见和占梦书上所解释的那样丝毫不差。.....29

第 四 章 本章说了老花狗，又说了好偷东西的猫；说了小鹅，又说了老雄鸭；说了神父的女儿，又说了新教员的来访等等。换句话说，本章说的是斯皮拉神父家里如何安闲地度过周末。.....42

第 五 章 本章说的是女仆艾尔查如何来向主母贝尔莎报告。在这一章里面读者将预感到

一种冲突,没有这种冲突,任何小说都不会有趣。.....56

第 六 章 本章说的是村子里过礼拜天的情景,可以整个略去不看,因为它只不过是本书的一段插曲而已。.....63

第 七 章 本章告诉读者在斯皮拉神父家的午宴上发生了什么事,这午宴的结局完全出乎神父太太席达的意料之外。.....72

第 八 章 本章也可说是第七章的续篇;说的是契拉神父家里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成了两位神父太太之间(无须说,后来也成了两位神父之间)公开仇视的开端。.....91

第 九 章 看罢这一章,读者会相信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的话是不错的,那便是:女人是祸水——世界上的一切祸事(从亚当直到今日)皆起因于神父太太席达和神父太太贝尔莎所属的那一半人类;因为恶意和仇恨的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本章描述的是咱们已经知道的那次午宴和“招待会”后第二天和以后几天所发生的事。..... 116

第 十 章 这一章咱们又回到了几个礼拜以前。读者看完这一章之后,就会立刻恍然大悟,

并且准会惊呼道：“好一个尤拉！”因为尤拉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读者还会承认“潭静水深，人静心深！”这个家喻户晓的谚语说得多么中肯。…………… 124

第十一章 本章说的是尤拉在菜园子栅栏旁的约会常常延期的直接原因。事情更加复杂化了，并且引起了冲突，这冲突连特米什瓦尔的人都闻知了。简言之，这章书里充满了有趣的事件；其中之一的结尾是查夜人尼恰的一段长长的独白和一个寓意深长的梦。…………… 143

第十二章 本章说的是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为了这件事，就连最普通的教徒也要受到责备。…………… 161

第十三章 本章说的一个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迦勃丽艾拉小姐（或称太太）的一篇报道。这迦勃丽艾拉一向对什么事都很熟悉，并对村里的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知道得详详细细（甚至连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她都知道），因为她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使人高兴的是，她起着《乡村日报》甚或《趣闻报》的作用。…………… 172

第十四章 本章继续把上一章迦勃丽艾拉没说完的事说完。所以读者还会知道一些有关上

	述那件大事的细节,并且会见到“法马” 如何在村里产生和散布。……………	184
第十五章	本章使读者相信“无风不起浪”一语的正确性;换句话说,凡周围发生许多流言蜚语的地方,必定有其原因。此外,读者还会知道这事之后两位神父家里出了什么事。……………	201
第十六章	本章描述的是乡村的秋天。谁若看够了前几章书里的流言蜚语,我劝他把这一章看完,也好歇一口气,因为这一章同主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若是作者象其他幸运的同行那样,注意评论的不满,并严格地遵循“诗法”的常例,那这一章书早就删去了。……………	217
第十七章	之所以要这一章,是怕第十六章太长。在这一章里读者会知道,谁是那个不但为有罪的俗人所痛恨,而且为两位神父所仇视的罪魁。……………	232
第十八章	在这一章书里读者将会看到,一个人迫不得已已在雨天匆忙出门,需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	240
第十九章	本章告诉读者,咱们的老辈人所说“胳膊总归朝里弯!”这句话真乃至理名言。……	246
第二十章	本章说的是一次秋季旅行和一家小酒店	

	里的情景。前半章是消遣，后半章是教训；换言之，指出一个人患酒精中毒的惨状，望读者引以为戒。……………	255
第二十一章	本章说的是二位旅人在切涅依那好客的“奥卢雅神父”家里用晚饭和过夜的事。此后便在切涅依和特米什瓦尔传出了谣言。……………	273
第二十二章	本章说说两位神父（斯皮拉神父和契拉神父）的生活情景，这情景与上一章所描写的不同，原因是后面那位（即契拉神父）亲身体会到“恶有恶报”这句格言之正确。……………	288
第二十三章	本章将让读者（从契拉神父同神父太太贝尔莎的谈话中）得知，在特米什瓦尔的主教大人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以及两位神父太太对这所谓特米什瓦尔和约的反应如何。……………	296
第二十四章	本章说的是玛克拉大婶和斯皮拉神父两家共同的喜悦，两家的小辈乃是夏察和尤拉。……………	315
第二十五章	本章说的是两起婚礼——先是美兰尼雅的，后是尤拉的；也顺便说说迦勃丽艾拉夫人遭到的两件倒霉事。……………	325
第二十六章	本章按其内容来说，颇象一张“勘误表”，	

这种“勘误表”通常在每一本书、甚至印得最好的书的末尾都有，它将该更正的地方一一指了出来。…………… 358

第 一 章

本章说的是巴纳特省一个村庄的两个神父、两个神父太太和两个神父女儿的故事。这个村庄的教徒是那么虔诚，以致甘愿在马拉磨坊里白给神父磨面粉。

从前有两个神父，不过这不是早先那两个孤苦伶仃的神父（那两个神父都暗自悲叹，以为若是没有对方，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总之，不是那两个神父，而是另外两个，他们住在巴纳特省的一个村庄里。这村庄的名字我们且不说，免得人们白费口舌去讥笑它，因为这故事中所叙述的事情，是一点儿也怪不得这村庄的。确切地说，这甚至不是一座村庄，而是一个小市镇哩。光是那一条大街就有多长啊！此外，还有许多条小街，而且所有的街道都很宽。当然罗，没有一条街道是铺砌的，从来也没铺砌过。不错，特米什瓦尔市有些爱嘲笑的人硬说，似乎那小市镇的人行道被牛吃光了，这可是恶意的诽谤，因为事实上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行道。雨后街上泥泞不堪，爱清洁的人们用黍秆

沿墙根铺成一条窄窄的小路，好让行人将就着走过去。有一次，这黍秆被牛看见了，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生想必认定这是为它们预备的，便把黍秆吃了个精光（谁都知道，牛是吃黍秆的。这事被一个特米什瓦尔人看见了，真该死，他逢人便乱扯，就此传了开去。居民们好久不得太平，因为人家嘲笑他们的牛贪吃。这件事引起了不少麻烦，彼此斗得头破血流，这一点也不假：如今爱嘲笑的人们安静下去了，他们来到村里，谈起这事，一句嘴也不敢顶；有些人甚至还称赞说，这儿地方又高又干爽，根本用不着人行道。其实远远不是这样，相反的，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条满满的水沟。水快要干枯时，就象别契凯列克城的“大日历”^①上所预示的那样，上天便重新赐下甘霖，于是水沟又满满的了，而且日夜供人们享受：白天，附近的孩子们在沟里蹚水玩，水一直没到屁股；夜晚，听听青蛙的“演奏会”也是一种乐趣。有几位“歌手”，邻居们凭声音便听得出来。比如，有一只青蛙，几年来一直引吭高歌，声如洪钟，半个村子都听得见。不论什么人，即使是吵嚷不休的孩子们，雨后那么欢天喜地地在水洼里蹚水的，也扰乱不了这位大嗓门儿的歌手。因此，看起来，这青蛙将要在这儿活到暮年，直到去见阎王爷。

村子很大，虔诚的信徒们又那么有钱，他们不但供养得起两个神父，就是再多一倍的神父加上他们的太太和女儿，也毫不在乎。敬神的村民们常常赞美神明^②，神父便照例

① 这是一种内容较广泛的类似黄历的日历。

② 赞美神明是信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庆祝守护天神节的古老风俗。

去切圣饼，收钱。村里有许多令人羡慕的未婚小伙子和美丽的少女，每逢节日和礼拜天，他们便在十字街口跳圆圈舞；村里的十字街口多得很，一年里边的节日又不少，所以少男少女都坠入了情网。不过他们在涅察那家小酒店附近的十字街口聚会的次数最多，那儿一棵不结果子的桑树下经常响着悠扬的风笛声。乐师索符拉一年到头免费给他们奏乐，可是到了收割玉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该付索符拉钱了！他既不播种，也不培土，却逍遥自在，因为不论怎样的旱灾也毁不了他的“玉米”。因此村里每当谈起不愁吃穿的人时，总是说：“哟，他才不用愁呢，好比索符拉不用耽心缺雨一样。”或是说：“这事愁不了他，就象旱灾愁不了风笛手索符拉一样！”他常常带着风笛在街上走，人家问他：“索符拉，你上哪儿去呀？”他总是回答说：“去给玉米培土！”他吹得好极了，时而叉叉腰，狡猾地挤挤眼。有一次，招募新兵之后，别契凯列克的公证人喝得兴高采烈，便立刻把索符拉叫来，因为少了他是不行的。“到这儿来，索符拉，我们的右手！”公证人老爷说着，将十块钱一张的钞票撕下一半，塞到他帽子里，于是索符拉便没命地吹起来，好把另外半张也挣到手。当他站到哪个庄户女儿面前吹奏时，那姑娘便知道是谁^①派他来的，于是垂下眼睛，把头一扭，狂舞起来，直跳到鼻子底下冒出露水般的汗珠才歇脚。是呵，只要索符拉一吹起风笛，人们的心儿便会情不自禁地噗噗直跳。人人

① 这里的“谁”指公证人老爷，因为公证人是很有地位的，他若派索符拉到哪个姑娘面前去吹奏，就表示他很赏识那个姑娘。

都在热恋，圆圈舞会上，个个小伙子都有自己的意中人，并且不让任何人碰她。因此每逢礼拜天，小伙子们便吵吵嚷嚷个没完。

有情人多成眷属，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不但新婚夫妻快乐，别人也能沾点光。平常谁也不请格利沙·谢尔米亚什喝喜酒，因为他常常喝得烂醉。一喝醉了，准得逼着每个人唱歌：“啊啊啊，亲爱的邻居老兄，既然你想乐一乐，就该跟我们一起喝酒呀”，说着他便横拉竖拽地硬给人家斟酒。总之，这家伙讨厌得很。如果连这个格利沙·谢尔米亚什都能乐个痛快的话，那末被专门请来坐在首席的神父老爷该是如何称心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概因此才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敬重神父如同敬重老爹一样”。

神父坐在首席，唱罢《水上天声》^①，便只等着人家给他敬酒了。他吃得很起劲，喝酒喝得更起劲，尝菜尝得最起劲，就只听见他说：“米奥老弟，劳您驾，请把盘子里那块大腿肉递给我！我坐在这儿直惊奇，我要吃的东西这儿样样都有啊！”或是听见他对公证人基普拉说：“先生，劳您驾，请把这盘子松饼给我挪近点儿，我觉得这一盘子松饼似乎更红更松些。”总之，神父非常喜欢吃松饼。至于为什么喜欢吃，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不过这个确凿的事实是我们神圣正教教会的每个真正的儿子都知道的。本故事提到的那个村庄的两个神父都能够吃下非常多的松饼，说起来真叫人

① 《水上天声》是圣诗名，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至第十七节，神父在饮酒进食之前，必唱《水上天声》。

难以相信，简直是奇迹！听说，他们两个中的一个，即契拉神父，仿佛在一次婚礼上吃掉了满满一洗衣筐子的松饼，这是在等午饭的当儿跟主妇聊天时吃的。主妇站在炉灶跟前，她热得发慌，加上激动和开心（开心的是事情办妥了——女婿上了钩），所以脸涨得通红；她将煎好的松饼一个一个地抛到身后的筐子里。可是她这边忙着，翻着大锅里嗞嗞发响的松饼，那边神父便拿起煎好的那一只吃掉了。

“哦，神父，您可真会恶作剧！松饼可在哪儿呀？”主妇惊讶地问。

“嘻嘻，都给我吃光了，太太！”

“哎哟，您别开玩笑了吧，您倒是把松饼藏到哪儿去啦？”

“是吃光了呀，太太！”

“哎呀，真糟糕！这么大一堆都吃光啦？”

“嘻嘻，打您手里接过来的东西，吃起来就没个够！”

主妇再没吱声，不过她心里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凡人当然是无法得知的。然而这丝毫也没妨碍他（不论是契拉神父或是斯皮拉神父）同其余客人一起入席，接二连三地把样样菜都尝个遍。看来，就是在这儿，在他属下的教徒中间，他这位仁慈的神父也不愿与众不同。

神父一动不动地坐着，俨然象座峭壁，或是海岸上的一座灯塔，而这时周围的一切都象怒涛巨浪在翻滚着。他身边桌旁的一切都在起着变化，只有他一人不为所动；有的起身跳舞去了；有的被人扶走了；有的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直到他老婆忽然发现他不见了，问起“我当家的到哪儿去啦？”时，人们这才想起他，开始找他。这个人的老婆不停地寻问着，直到在桌子底下找到他。“啊，你真是我的累赘！”老婆叹息着，把他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唯独神父自顾自地坐着。一昼夜他只起来过一次（说是去看看马儿，瞧瞧月牙儿往哪边翘，好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然后又坐下来。盘子又重新换过，端来干净的酒杯和刚斟出的冷酒。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最后端来掺蜂蜜的果酒。这时候神父老爷才悄悄地回家去了，因为他生怕喝醉了酒的客人出于过分的尊敬，硬要索符拉吹着风笛去送他。

村里结了婚的人都通情达理，明白家庭生活的责任义务和最终目的。因此两位神父的活儿（给村里新生的婴儿施洗）老做不完，收入也用不完。

难得有哪一天，帮堂的^①阿尔卡基不来找这个或是那个神父。一开口差不多总是说：

“神父……请您光临……他们在教堂门口恭候您……等您去给涅察·普列卡耶茨的新生男婴施洗呢。”（阿尔卡基也象契拉神父一样，不能容忍伍克^②和他的文字改革，因为经他那么一改，有教养的上等人同乡下佬说起话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① 教堂下级职员，管打钟、点灯等杂务。

② 伍克·斯杰范诺维奇·卡拉治奇（1787-1864），伟大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塞尔维亚文学语言和书法改革家。经他改革后，文学语言和书法同生动的民间语言大大接近了。